

# 小说悖论

以十年来英美小说理论为起点

廖昌胤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 The Paradox in Fiction

On the Anglo-American Fiction Theories from in the Past Decade

# 小说悖论

以十年来英美小说理论为起点

廖昌胤 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说悖论 以十年来英美小说理论为起点 / 廖昌胤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9.3  
ISBN 978-7-81110-590-2

I. 小... II. 廖... III. 小说—文学理论—研究—西方国家  
IV. I0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3218 号

## 小说悖论 以十年来英美小说理论为起点

廖昌胤 著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合肥市肥西路 3 号 邮编 230039)  
联系电话 编辑部 0551-5108438 发行部 0551-5107716  
电子信箱 ahdxchps@mail.hf.ah.cn  
网址 www.ahupress.com.cn  
书号 ISBN 978-7-81110-590-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46 千  
责任编辑 鲍家全  
封面设计 孟献辉  
定 价 28.00 元  
版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080430676成果之一  
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07年度研究项目07N30  
杭州市社会科学规划2008年度项目B08WX01  
浙江财经学院重大研究项目2008YJZ12

---

# 目 录

绪 论 .....	1
第一章 悖论创新 .....	10
第一节 普遍悖论 .....	11
第二节 传统悖论 .....	12
第三节 媒体悖论 .....	14
第四节 现代悖论 .....	18
第五节 出新悖论 .....	22
第二章 悖论作者 .....	28
第一节 作者真话 .....	29
第二节 作者谎言 .....	32
第三节 作者地位 .....	35
第四节 作者合成 .....	41
第五节 作者权威 .....	44
第三章 悖论叙述者 .....	50
第一节 自我叙述 .....	51
第二节 知情叙述 .....	54
第三节 独立叙述 .....	57
第四节 评判叙述 .....	59

第四章 悖论视点 .....	64
第一节 悖论角度 .....	65
第二节 悖论视域 .....	67
第三节 悖论见证 .....	69
第四节 旁观视点 .....	70
第五节 人物视点 .....	72
第五章 悖论文本 .....	75
第一节 悖论元素 .....	76
第二节 悖论构成 .....	83
第三节 悖论措辞 .....	88
第四节 悖论变奏 .....	94
第五节 悖论建构 .....	101
第六章 悖论声音 .....	106
第一节 悖论双声 .....	107
第二节 悖论间性 .....	109
第三节 悖论对话 .....	114
第四节 悖论变式 .....	121
第七章 悖论人物 .....	127
第一节 悖论生存 .....	128
第二节 悖论情感 .....	135
第三节 悖论等级 .....	138
第四节 悖论类型 .....	143
第五节 悖论身份 .....	146
第六节 悖论价值 .....	151
第八章 悖论世界 .....	157
第一节 悖论事件 .....	158

## 目 录 3

第二节 悖论情节 .....	160
第三节 悖论现实 .....	164
第四节 悖论原则 .....	169
第五节 悖论机体 .....	171
第六节 悖论时空 .....	173
<b>第九章 悖论社会 .....</b>	<b>182</b>
第一节 悖论政治 .....	182
第二节 悖论历史 .....	186
第三节 悖论伦理 .....	189
第四节 悖论法律 .....	192
第五节 悖论经济 .....	196
第六节 悖论战争 .....	199
<b>结 论 悖论意义 .....</b>	<b>206</b>
第一节 悖论主题 .....	207
第二节 悖论认知 .....	209
第三节 悖论风格 .....	215
第四节 悖论技术 .....	221
第五节 悖论方法 .....	224
<b>致 谢 .....</b>	<b>233</b>

## 绪 论

为什么以文学为专业？这个问题会有千奇百怪的答案。格罗布曼(Grobman)引用克利斯琴娜·科罗斯比(Christina Crosby)的观点，认为文学的真正价值就在于“文学形成的价值在于问题，而不是答案”，要进行“人文追问(humanistic inquiry)”“人类和人类创造性的价值”。(Grobman, 2004:87)他认为：“美从来没有离开政治；美学涉及丑、暴力、动荡，也考虑庆幸与愉悦。”(Grobman, 2004:88)格罗布曼的大美学观可以进一步推论：文学关注的是人类困境，不仅关注人类的困境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关注人类如何走出困境？

同样的问题，为什么要以小说为专业？同样的逻辑，这个问题的答案便是：小说比任何其他文学样式都能够更丰富、更深刻地形成“问题”价值，它是人类创造能力的成果。这显然是针对人类的常识而提出另一问题，从而形成“与常识相冲突”的问题表述。这就是小说的悖论性，也正是小说的价值所在，即它拷问人类的创造性的悖论性。

小说的悖论性并不是笔者的独家发现。十年来，英美小说理论家，包括其前辈，或多或少地触及了小说悖论性问题，只不过没有得到充分的系统的阐释。

理论家们触及的小说悖论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发现了小说文本中存在的悖论，二是发现了前人小说理论中存在的悖论。但理论家们普遍把悖论看成小说文本的“败笔”或理论中的“裂隙”。笔者持与此相反的看法，认为小说文本中的悖论结构是一种无与伦比的高超艺术，小说理论中的悖论是一种创新的基本方法论。

本书的起点是十年来英美小说理论中涉及悖论问题的研究成果。但是英美小说理论并不是孤立的，是欧美小说理论背景下的创见。因此，不可避免地涉及相关的其他小说理论。不过，英美小说理论是本书起点的核心部分。

以英美小说理论为起点，意即本书的主要目标并不仅仅是研究十年来英

## 2 小说悖论 以十年来英美小说理论为起点

美小说理论,而是从他们的小说理论研究集中到悖论性这个问题上,提出一系列个人观点。不过,个人观点是以英美小说理论为依据的。

指出前人的理论中存在悖论是十年来英美小说理论的显著特点。例如,巴里批评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After Theory),指出“理论之后”这个概念是“自相矛盾,就像‘死后的生命’。因为,一方面,如果有死后的生命,就不可能有死,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在理论之后,就不可能有理论。诚然,理论变了,相反,这决不意味着理论死了”。(Barry, 2006:190)透过巴里的审视,我们不难发现,十年来文学理论处处触及悖论这个地震带。巴里还指出,“当前的表征主义(Presentism)自相矛盾地包含着悖论(paradox),既接受激进的‘变革’又接受独特的过去的‘不可恢复性’(unrecoverability)……表征主义悖论式地拒绝历史主义的目标。”(Barry, 2006:192)理论陷入悖论不是因为理论本身真的捉襟见肘,而是因为文学理论,特别是小说理论面对的对象就是一个悖论体。所以,“文化批评日益醉心于暴力、恐怖、邪恶,这种写作形式可以叫作‘危机批评(Crisis Critique)’(生态批评可以看做其一个分支)”。(Barry, 2006:196)

巴里所指出的其实是一个既新又老的问题。当理论批评指出小说文本中存在着悖论时,这似乎让人们有理由相信小说此处存在“败笔”。当理论指出理论存在“悖论”时,这似乎可以否定理论的存在。然而,事实恰恰相反,悖论之处不但不能看成“败笔”,相反,它是无与伦比的高超艺术。理论表述中存在着悖论,恰恰说明理论击中表象后面那个真正的现实。因为现实本身就是悖论。

在《悖论与弗同:抽象科学中的矛盾解决方案》(Paradox and Paraconsistency: Conflict Resolution in the Abstract of Sciences)第六章中,约翰·伍兹(John Woods)“试图重新思考命题(stipulationism)特别是在抽象科学中的主张”。同时,他“想探讨辩证法基本原理的内在动机,现存的,即真正的矛盾。在表面上,探讨悖论的客观对象在于小说理论中,或者说在小说理论流派中探讨人们所熟知的小说逻辑(logic of fiction)。小说是,或者表现为,假设命题范式(a paradigm of truth-making stipulations),这种命题存在于由作者言说(sayso)成真实的句子中以及紧随其后的某种强制封闭性矛盾中。小说许可,从而假设有矛盾性的句子为真,或者说,句子从而看上去像真实的陈述”。(Woods, 2003:197)伍兹对小说悖论性的简洁定义是完全正确的,他把小说当成研究

## 绪 论 3

抽象哲学逻辑的“客观”对象，也是极其恰当的。

但是，他把“探讨悖论的客观对象在于小说理论”这一本质的问题，看成“表面上”的问题，是对小说及其理论的偏见。小说语言的悖论性是“表面特点”还是内在本质？这是小说理论的重大问题，很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

事实上，伍兹能且只能从小说悖论性入手才能看清“客观的”抽象科学的悖论。这一事实本身说明了，小说的悖论语言性质是论证抽象科学中的悖论的钥匙。小说悖论语言并非是人们长期以来的偏见中的“败笔”。恰恰相反，小说悖论语言具有无可比拟的艺术价值。

提到悖论语言，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美国新批评家克利安思·布鲁克斯的《悖论语言》，该文认为：“科学家的真理要求其语言清除悖论的一切痕迹；很明显，诗人要表达的真理只能用悖论语言。”（布鲁克斯，1947：354）从此，“悖论语言”就成为文学理论中一个重要概念。

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把悖论解释为“表面上看来是逻辑矛盾或者说是荒谬的陈述，可是，结果可以解释成褒义”。（Abrams, 2004:201）

把哲学、数学、物理学中的悖论问题引进文学，并把它推而广之到诗歌的本质这样一个广度上，布鲁克斯并非是第一人。亚里士多德早就熟谙悖论不仅表现在逻辑学、物理学、数学中，而且表现在文学中。除了在《形而上学》中，亚氏集中讨论过悖论问题外，在他的《修辞学》中，他也洞察到悖论在隐喻内部：“一切悖论或争议的陈述需要推理论证。”（Aristotle, 1994:280）

在布鲁克斯发现悖论语言是诗歌语言的性质之后，戴维·洛奇等人则在小说语言中发现了普遍存在的悖论：“超越语言的一切文学经验却都要用语言的方式来交流，这就是我们要面对的悖论。”（Lodge, 2002:18）

后结构主义批评家发现文学文本的“逻辑线索导入非逻辑、荒谬的处境……迟早会遇到难题(aporia)”。（Culler, 1982:25）乔纳生·卡勒认为：“后结构主义理论家在研究叙述文本时搜寻文本描述中出现的悖论，从而小心翼翼地强调他们的研究不是科学研究而是文本研究。”（Culler, 1982:25）这是继续了布鲁克斯的思路。这样，解构主义理论家的重要解构秘诀是“搜寻”文本中的“悖论”，如希利斯·米勒的《解读叙事》就认为：“《理想国》第3卷中，对摹仿进行谴责的那些段落自身就是极其复杂的摹仿形式，其复杂性可以和任何由多重叙述者叙述出来的现代小说相媲美。”（米勒, 2002:125）在米勒看来，小说不仅结尾，而且开头都“涉及悖论”。这本解读叙事几乎可以说是在专门

#### 4 小说悖论 以十年来英美小说理论为起点

挑出叙事中的悖论。

詹姆逊几乎把叙事语言的悖论当成政治无意识的基本特征：“从社会矛盾所处的终极潜文本中区别出次要的潜文本，更确切地说是以两难选择或二律背反为形式的意识形态，就似乎是有用的。”(Jameson, 1981:68)

沃尔夫·施密德指出：“在叙事世界里，一个极重大事件的变故具有悖论性，它不等于读者所设想的文本（即读者在某种文学或现实世界里的基本范式出发所期望的文本）。”(Schmid, 2003:26) 施密德解释道：“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界定，悖论(paradox)是一种与一般意见相矛盾的结果。”(Schmid, 2003:27)

在这里，施密德已经触及了悖论概念，他理解“在叙事世界里极其重大的变故具有悖论性”，他把这种性质看做状态变化的不可预知性(unpredictability)。可惜他停止了对这一“特征”的分析。

事实上，施密德所提到的“事件性具有悖论性”，其内涵就是叙事语言的悖论性。他们所关注的语言的悖论，其内核是状态变化的问题。变化的原动力是自然力量变化运动的方向。尽管我们可以观察到形形色色的自然力量运动驱动方向，但总体上来说，可以分为两种方向：会合或背离。在物理世界里，两种运动着的物体的运动力量聚散变化；在精神世界里，两种运动着的观念力量也会聚散。无论认识物理世界还是精神世界，都离不开这两种基本的力量运动方向。一切变化都逃不了这个基本运动模式。至于人类精神与物理世界的关系，也离不开这两种运动方向：协同或矛盾。如果人的行为是静止的，运动就是微观的，如果是动态的，运动则是宏观的。人总是要在协同与矛盾两极中做出抉择。因此，人的行动变化总是在协同与矛盾两个方向上做出选择。如果行为与自然矛盾，就是反自然行动，例如，我们的本性提醒我们身体饥渴，于是，我们就必须在两种行为中做出抉择：一是与本性协调，满足本性的需要；另一是与本性相对，导致的结果则是死亡。因此，状态变化的本质实际上具有问题性。现存的状态是静止的，其中没有运动。但是，当状态在变化，状态各组成因素的全部力量的原有平衡就被打破。力量形成冲突、矛盾和裂隙。因此，状态变化就是问题。精神变化内涵着两难选择。做出抉择对于主人公来说是转折点。他必须在两种解决方案中做出抉择，但无论他选择哪一方案，结果都具有不可预知性，至少对于主人公来说是如此，不管所谓的训练有素的读者怎么预测。解决方案的结果与他的预期相冲突，于是状态的变化就这样达成了。因此，对状态变化的叙事就这样一直保持到高度悖论结果的出现。

## 绪 论 5

小说具有“非生态的生态”性，即小说是以人物与其生态环境格格不入而产生的问题为他的生态本质。小说的意义就在于人物如何在恶化了的生态环境中生存，其生存的目的是改善生态环境，即改善他与他的周围世界的关系，可是他的改善过程与改善结果之间存在着差异，他越是改善环境，他的环境越是恶化。他能做到的是，不是他来同化他的环境，就是他的环境同化他本人。但这种同化恰恰与生态化的要义相反，因为生态的根本立足点就在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自然性，即人本质上是“自然”的，与自然生态是一致的，然而人却不断地通过各种活动来使自己与自然“统一”起来，可这种统一起来的远非真正的自然，而是人们概念中的自然，因此，真正的自然与概念中的自然这种巨大的差异，正是导致这种悖论的根源：人类改善生态环境的活动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环境。例如，现代工业化的出发点是通过科技来改善人的生态环境，然而现代工业化的结构却是严重破坏了生态。这个悖论的根源就在于，人类是按照自己的偏见来看生态的，其“改善生态环境”的观念本身否定了自己作为自然的生态人的存在，而改善的过程又是按照某种观念进行的，它不可避免地向破坏生态环境的方向发展，因为人对自然的认识“永远在路上”。

小说建构的世界的生态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只有人与自然这种冲突的矛盾才形成一个生态难题。人如果不行动，顺应自然，与自然协同，那么，自然的混沌无序性又客观上要求世界的一切处于运动状态。于是，人如果不行动，同样与自然的动态性相悖。同时，人如果行动，就会形成一种与自然的冲突。这正是人的生态悖论。

小说创造人物，能且只能通过生态来创建，通过人与自然的对话来创建，通过人与人的对话来创建。因此，人物的生态表现为：人物内在的自然生态悖论、人物外在的自然生态悖论、人物外在的社会生态悖论。

第一，人是其内在的自我生态与自我否定的悖论体。人在生存过程中，要建立一整套的自我生命体内的基因生态系统，这种生态系统要求人物能够维持其生命的生存。人物的生态就是人物的存在。但是，人物的存在这种生态不是静止的，而是运动的，这种动态的生态是人物内在的混沌冲突运动的过程。即，生态正是一种生命的过程。这种过程是由无序到有序、由有序到无序的交流过程。因此，从有序的角度来看，人物的生态是有序与无序的悖论：人物内在世界是有序的无序，无序的有序。

从基因角度来看，人物是生成与变异的悖论体；从生物角度看，人物是各

## 6 小说悖论 以十年来英美小说理论为起点

种生命需要的矛盾体；从人物的生物性与精神性的关系来看，人物是生物性和精神性的矛盾体；从人物的这种矛盾体与人的欲望来看，是矛盾体与欲望之间的矛盾体。小说要创造人物形象，能且只能创造这样的矛盾体，才能使人物活起来。否则，人物并不是人物，而是死物。

第二，人是其外在的个体生态与自然之间的悖论体。人在生存过程中，不从自然中寻求人的个体的自然性，人就无法成为人，所以说，人是自然的人，是自然的个体。但是，人一旦要成为个体，又必须与自然分离，这样，人又成了与自然世界对立的人，没有这种对立，没有这种差异，就不存在人。人的存在本质上并非是适应自然，相反，他的存在是与自然形成矛盾体。自然也只有拥有了这种特殊的矛盾体，才能形成人类的这种特殊种属关系。

第三，人是社会生态中的个体。一方面，人在社会自然中要形成个体才能成为人，没有这种个体的先决条件，人也就不存在，因此，人的社会生态的一切出发点不是人的个体性。没有个体性，也就没有人物。另一方面，人在自然社会中又必须处在特定的时空自然界中，没有这种社会的时空也就没有人的存在。所以说，人是个体与自然社会的悖论存在。

总而言之，小说人物的悖论性正是人物在自然中的生态性。这种生态性是人性与生态性的矛盾关系，因为人与自然都不是被动的个体，人是积极主动的，自然也是积极主动的。

小说语言的悖论性不仅可以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方面找到现有的研究所探索的足迹，而且，普里斯伯格(Presberg)对《堂吉诃德》这部小说的“悖论性(paradoxy)”(Presberg, 2001:3)的论述更深入、更广泛地挖掘出小说语言的悖论性质。那么，问题是，这个悖论性的小说的悖论性究竟具有什么样的生态性呢？

西蒙·C. 艾斯托克(Simon C. Estok)对生态批评的总结对我们理解小说悖论生态具有特殊的启发意义。他认为，生态批评“首先采取伦理立场，把自然世界当作重要的研究对象，而不仅仅当作语义研究的对象，其次，生态批评在自然世界与语义研究中建立起联系”。(Estok, 2001:220)那么，生态批评又揭示了什么样的生态悖论呢？贝特(Bate)指出：“‘冷战批评’(Cold War criticism)可以看成总是在人类与非人类、文化与自然的二元对立中看问题，这是西方理性主义的悠久历史。相反，‘全球变暖批评’(Global Warming criticism)倾向于文化与自然不可解开性，这种性质的首要表征就是天气。全

## 绪 论 7

球变暖批评不仅吸收了气象学与生态学信息,而且吸收了被称为‘混沌理论’(Chaos Theory)的非线性动态系统科学理论,从而提出了这样的假设:自然世界不再被认为是被动的、有序的和驯服的对象,而是变动的、不可预测的、对人类的干涉具有反应性的对象,自然世界的行为是人类既不能预见又不能控制的。”(Bate,1996:447)这就指出了人类的可控愿望与自然不可控性之间的尖锐冲突。无独有偶,柯罗尼(Kolodny)则在批评中关注“女性化的风景描写中存在着生殖式(phallic)和胎儿式(foetal)的态度之间的冲突”。相应地,威斯林(Westling)则从自然与精英男性的不同关系来“理解精英男性的社会地位和文化传统表明了自然与文化的复杂关系,从而揭示自然与性别、种族阶级之间建立了一种互动关系”。(Rigby,2002:164)他们的基本方法是理解自然与人的矛盾关系。吉姆·陈尼(Jim Cheney)指出,即使是具有高度互文性和想象力的现代科学小说作品最终也是从非人类世界中的陆地体验中生发他们的想象灵感。因此,“如果说语言总是向下,那么,世界总是向上”。(Cheney,1994:171)贝特则指出,“在逻各斯(logos)和沃可斯(oikos)之间,即词语世界与生育这个世界的大地之间存在着张力”。(Rigby,2002:167)

综合上述生态批评的观点,可以看出,小说的生态正是这样一种悖论:小说人物既是小说世界生态的组成部分又在小说世界生态之外,小说人物既是世界生态系统中的统一体又是矛盾体。而同时,现实中的人与自然的矛盾这种关系又与小说世界中的人与自然的矛盾关系之间形成了“既是又非”的悖论关系。

小说是建构世界与人物生态的悖论语言形象。小说语言悖论性的生态表现为,它表述的对象和表述的方法都是语言本身,即它既不能离开现实又不可能在现实中。因此,小说语言既是现实又不在现实,小说语言既表述对象又不表述对象,而是表述语言形象本身。因此,表述小说的声音、词语、句子、语篇都具有悖论式对立意义,它们绝对不可能处在同一的“现实”中,而只是建构的世界,但这建构的世界却不可能离开世界。因为它等待着读者用自己的世界去结合从而不断生出新的世界。

在小说语言的悖论世界的生态系统中,我们能够感到的是词语在特定的空间和时间里的声音。我们能听到看到的是声音与文字符号。因此,我们只能追寻洛奇的观点——小说的一切问题都集中到时空点上的声音这个基本问题上。在我们的阳光世界里,我们能感受到温暖、能量,但一切我们能感受到

## 8 小说悖论 以十年来英美小说理论为起点

的事物只是我们的感觉。而语言则是我们与他人发生关系的唯一方式。因此,在阳光世界的小说,我们能看到词、句子、段落,其中是人们在时空体里(chronotope :certain time and certain place as setting)的对话声音。而人物的行为构成情节,其中行为以某种序列组合体现人们之间的语言交流。这里的情节一词是双关语:一方面,是人物与其行动的关系;另一方面,人物行动来实现其期待的目标。在小说语言的阳光世界里,或者在我们的现实生活的世界里,人物也许有无数的期望。即使在一天里也有无数个期待。但是,只有很少数的期待能够实现。正如艾米莉·狄金森所说,成功是那些失败的人所惦记的事儿。即使万分之一的期待中的成功,它也必然存在着巨大的损失,从经济学角度来说,这就是失去的机会成本。损失总是伴随成功。因此,成功也是一个悖论,因为成功意味着失败。而所有其他不能实现的期望,其结果都是与期望相冲突。小说正是表达这百分之九十九的没有达到的期望,也表达那百分之一的所谓成功(与失败相伴随)。因此,通过声音和语调,我们能够听到或看到的是失败的结果。这种结果与人们的期待就构成了永远的悖论关系。只有在边界我们才能寻求主导声音的语调背后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而情感这种对时空的感触,作为认知图式全都在我们的想象中酝酿。

总之,本书论述的是这样一个理论观点:小说是悖论话语,这种悖论话语表达的是人物世界与自然世界双向互动关系。

本书从以下几个方面论述英美小说理论中蕴含的悖论因素:创新的悖论关系,修辞的悖论关系,创新主体——作者、读者、视点的悖论关系,小说文本的悖论关系,小说人物的悖论关系,小说世界的悖论关系,小说意义的悖论关系等。

## 参考文献

Abrams. M. H. *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4; original language published by Thomson Learning, 1999.

Aristotle. *The Art of Rhetoric*. Translated by John Henry Freese.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Bate, Jonathan. "Living with the Weather". In *Green Romanticism*, Special

## 绪 论 9

Issue of *Studies in Romanticism*, 35, 3, Fall 1996, 331—48.

Barry, Peter. Developments in Literary Theory since 1995. *Modern British and Irish Criticism and Theory*, ed. Julian Wolfrey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6.

Culler, Jonathan. *On Destruction: Theory and Criticism after Structuralism*. Cornell: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

Estok, Simon C. A Report Card on Ecocriticism AUMLA; *The Journal of the Australasian Universities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ssociation* 96 (Nov. 2001): 220—38.

Grobman, The Value and Valuable Work of Multi-Ethnic Literature. *MELUS*, Vol. 29, No. 3/4, Pedagogy, Canon, Context: Toward a Redefinition of Ethnic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Autumn-Winter, 2004), pp. 81—90.

Jameson, F.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Lodge, David. *Language of Fiction*. London: Routledge, 1966, reprinted in 1984, 2002.

Presberg, Charles D.. *Adventures in Paradox: Don Quixote and the Western Tradition*. Pennsylvania: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1.

Rigby, Kate. Ecocriticism. In *Introducing Criticism at the 21st Century*, ed. Julian Wolfrey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2.

Schmid, Wolf. “Narratology and Eventfulness”, in *What Is Narratology? Questions and Answeres Regarding the Status of a Theory*. Ed. by Tom Kindt and Hans-Harald Mller. Berling. New York: Walter de Gruyter, 2003.

Woods, John. *Paradox and Paraconsistency: Conflict Resolution in the Abstract Sciences*. Cambridge: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克利安思·布鲁克斯:《悖论语言》,1947。载《新批评文集》,赵毅衡编。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

J. 希利斯·米勒:《解读叙事》,申丹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 第一章 悖论创新

希利斯·米勒注意到，乔治·艾略特在《亚当·贝德》(1859)开头用魔法比喻小说：“艾略特的比喻的醒目之处，是它用魔术来比喻的……是一个典型中规中矩的老式模仿现实主义的作品……这个类比，也精妙地把埃及魔法师的魔术手法（他把手中一小汪水当成幻象的镜子），变成了作者笔端的墨，墨水写出了我们那一刻在书上看到的词语。”（米勒，2007：35）这实质上提到了一个小说创新的悖论。

“如果一方面来说，文学的时代已经要结束（如我开头所说），而且凶兆已出，那么，另一方面，文学或‘文学性’也是普遍的，永恒的（也如我开头所说）。它是对文字或其他符号的一种特殊用法，在任一时代的任一个人类文化中，它都以各种形式存在着。第一意义上的文学（作为一种西方文化机制），是第二意义上文学的一种受历史制约的具体形式。第二意义上的文学，就是作为一种普遍的、运用可视为文学的文字或其他符号的能力”。（米勒，2007：21）在米勒看来，“文学利用了文字的这个奇特力量——当根本不指称现象世界时，仍能继续具有指称能力”。（米勒，2007：26）

小说本身具有受时代制约的特殊性和跨越时代的普遍性。这就是小说创新的悖论性。具体来说，小说如果不实现创新，那么就不是小说，因为一个时代与另一个时代不同，必然使小说具有“新”性。这是第一个层面的小说悖论创新，即“旧意新式”，传承小说的媒体和小说的形式的变革，以及由印刷到电子的转变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说它的创新是不可逆转的。第二个层面，小说创新悖论就在于“旧式新意”，即在某一时代，例如印刷时代，尽管传媒形式是旧的，每一部小说都是新的。因此，我们不可不审视小说这样一种创新，即创新本身就是一种悖论。